

跋涉

明清之际耶稣会的在华传教

周天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跋涉

明清之际耶稣会的在华传教

周天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跋涉:明清之际耶稣会的在华传教/周天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1
ISBN 978-7-80678-902-5

I. 跋... II. 周... III. 新教-传教事业-中国-明清时
代 IV. 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2877 号

责任编辑 阙 政

封面设计 许 菲

技术编辑 丁 多

跋涉:明清之际耶稣会的在华传教

周天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40×965 1/16 印张 24.75 字数 318,000

2009 年 1 月第一版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978-7-80678-902-5/B·48

定价: 37.00 元

但我主,他使奇异的事情从细小的困难开始。

——曾德昭《大中国志》

引 子

1552 年，明嘉靖三十一年。

是年，北方的俺答汗率兵劫掠北京周围地区，东南沿海遭到来自海上倭寇的骚扰，帝国中部的山西、陕西一度发生饥荒。年中，因在对俺答汗的反击中虚报战功，已去世的大将军仇鸾被下令开棺戮尸并传首九边。

嘉靖皇帝依然像一个隐士那样成天蛰居宫中，与外界的联系只是依靠宦官和像严嵩那样少数的亲信大臣，而最能引起他兴趣的，则是与术士一起研求长生不老的方法。当然，有时被那些“不晓情理”的大臣逼急的时候，皇帝陛下也会用道家的扶乩来对国家大事作出抉择。

经过“大礼之争”的皇帝显然已对执政感到厌倦，对官僚队伍感到失望。

皇帝把自己局限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中，因此，明帝国也只能把自己局限在令皇帝感到舒泰安然的空间里。

嘉靖三十一年，委实是平常年代中的平常一年。

可嘉靖帝不知道，明帝国也不知道，就在整个 1552 年间，一个来自遥远异域的天主教传教士已完成了从叩响中国大门、准备在中国开教又到失败而死去的全部过程。

明帝国漠然地按着自己固有的节奏在固有的轨道上行进，一

个外方人的死似乎——也的确是——无关宏旨。只有他的后继者才明白这位死去的传教士对传教事业所具有的意义：

最初的想法和实现它的最早努力都是他的，他的死亡和葬礼导致了传教的最后成功。这一情况证明他对创始者和奠基者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我们深信，当他向他的同道打开中国的大门时，他从他在天国的地位所成就的事业远超过他在人间奋斗的一生中出于热忱而产生的影响。沙勿略是耶稣会里第一个发觉这个庞大帝国的无数百姓是具有接受福音真理的资质的，他也是第一个抱有希望在他们当中传播信仰的人。^{【1】}

说这话的是一位意大利籍天主教士，名叫 Matto Ricci，以后他也来到中国，并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利玛窦；他所纪念和盛赞的那位死去的传教士叫 Franciseco Xavier，是西班牙籍天主教士，中文译名方济各·沙勿略。悼词中提到的“想法”、“努力”和“事业”指的均是同一件事，那就是在中国开教！

【1】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7页，北京。

目 录

引子.....	001
第一章 向东方进军.....	001
第二章 东方.....	009
第三章 进入中华大地.....	017
第四章 泰西儒士.....	037
第五章 皇帝的门客.....	062
第六章 在中国的大地上.....	071
第七章 远游的人们.....	087
第八章 魂归天国.....	098
第九章 沈淮教案.....	111
第十章 重负与神恩.....	121
第十一章 福建和北京的传教事业.....	139
第十二章 奇妙的和谐.....	159
第十三章 在清朝的帝廷中.....	176
第十四章 教廷的仲裁.....	188
第十五章 新航路.....	197
第十六章 杨光先教案.....	204
第十七章 天风甘雨.....	222
第十八章 法国耶稣会.....	235

第十九章 来自教廷的传教队伍·····	252
第二十章 在上帝面具的背后·····	259
第二十一章 礼仪之争(上) ·····	270
第二十二章 礼仪之争(下) ·····	292
第二十三章 传教的式微·····	309
第二十四章 文明的交汇·····	353
尾声:跨越希望的门槛 ·····	377
后记·····	383
参考书目·····	385

第一章 向东方进军

宗教改革是 16 世纪上半叶整个欧洲历史的主题和旗帜。以马丁·路德(Martin Luthur)、加尔文(Calvin)、茨温利等倡导的历时四十余年的“宗教改革运动”彻底打碎了笼罩在罗马天主教神学头上的神圣光环,一千多年来统治欧洲的罗马天主教会第一次彻底地暴露出了自己的罪恶与黑暗,以至于使当时教会的神学法学家们也不得不承认“教会已如此地改变,以致她失去了‘福音’性质的表征,而教会本身也找不出谦恭、节制、节欲及使徒的力量”。^[1]

半壁的欧洲世界背离了天主教,或行将分裂出去。

“你,我们的希望,已中选去复活找到我们与行为中早已被异教徒及僧侣们所遗忘的名字,去治愈我们的病痛,去团结基督的羊群于一栏之中,使我们的头免于愤怒的上帝的威胁性报复。”^[2]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清晰地记得 1534 年自己即位时红衣主教团的致词,登基时的景象和致词中所寄予复兴教会的厚望无时无刻不在他脑海里回翔翻腾,难以忘怀。保罗三世决心恢复教会的尊严,即使失去教会现有的利益。

【1】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 宗教改革》,东方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225 页。

【2】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 宗教改革》,第 1226 页。

为了拯救教会以抗衡欧洲各地的宗教改革运动,保罗三世被迫进行“改革”。教皇与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进行了艰苦的谈判,以承认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在国内教务上有更大的权利和获得教会在当地的财产为条件,以换取他们共同反对马丁·路德、加尔文等新教和其他一切令教会感到厌恶的东西。教务的重整同时发生在修道院,一批渎职和不守教规的教士被逐出教会,新式的修会组织被允许建立。1545年末,第十九届全基督教会议在迁延了九年之后终于在塔兰托召开,这个会期长达十八年的会议最终确立了以“塔兰托会议信纲”为标志的新的天主教教理,教廷在不违背基本教理的前提下改良教会、加强教皇集权、增设修院、消弭教会内部的矛盾和积弊,共同扑灭新教异端。教廷的这系列回应宗教改革运动的举措,历史上就称之为“反宗教改革(Counter Reformation)运动”。

似乎是对教会“改革”的回报,不久,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John III)向教皇发出邀请,请传教士到他在远东的殖民地布道“牧民”。教廷当然知道约翰三世的如意算盘,但面对欧洲当时的形势,保罗三世不准备放过这个机会。在教皇看来,耶稣基督所说的箴言“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对此时四面受攻而焦头烂额的教会具有更直接而深刻的意义。

教皇心里有理想的传教人选,这就是新近成立的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或按其创始人的叫法,耶稣连队。

耶稣会成立于1534年,倡导者、组织者和首任领导是罗耀拉。

伊格纳爵·德·罗耀拉(Ignacii de Royala),1492年出生于西班牙巴斯克的一个贵族家庭,早年即加入军队。在1521年的一次与法军的作战中,罗耀拉受伤并成了法军俘虏,在接受复杂而痛苦的治疗时因见到了所谓的“异象”而矢志为基督和圣母服务余生。罗耀拉所采取的宣誓和修行的方式表明他确是唐·吉珂德的同胞:单骑外出、无目的地漫游四方,除了随身武器和胯下的一匹骡

子外孑然一身——一个一无所有的冒险骑士。

1523 年前后,罗耀拉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中与一个摩尔人偶然相遇,两人遂结伴边走边谈,不久罗耀拉和摩尔人在宗教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摩尔人受过较好的教育且能言善辩,在说了许多令罗耀拉难以回答的侮辱圣母玛利亚的话后竟得意洋洋地离开了,圣母的骑士羞愤交加、热血沸腾,他犹豫不决是否应该追上摩尔人把他杀死还是按原定目标去朝圣。在一个岔路口他索性听凭胯下的骡子选择道路。骡子救了摩尔人,但罗耀拉在圣城也没有能劝化任何人。

发生改变的是罗耀拉自己,虽然在耶路撒冷最终没有建立哪怕些许的功绩,但旅途和在圣城的经历令罗耀拉感到知识的重要。

1524 年以后的四年,回到欧洲的罗耀拉发愤读书,先后在巴塞罗那、巴黎等地攻读文学、哲学和神学,并开始撰写自己在基督异象的指引下“锻炼自己成为圣洁”的《灵性的操练》(*Spiritual Exercises*),这本直到 1540 年最终完成的书以后成为每一名耶稣会士入门的基础教籍。

1534 年 8 月 15 日,罗耀拉和皮埃尔·拉斐佛尔(Pierre Lefevre)、方济各·沙勿略、迪戈·拉伊内兹(Diego Laynez)、阿方索·萨尔梅隆(Alfonso Salmeron)、尼古拉·伯巴迪拉(Nicolas Bobadilla)、西蒙·罗德里格斯(Simon Rodriguez)等六位同道在巴黎蒙马特尔的一所教堂里宣誓“过穷人的生活、终身保持贞洁、对上级绝对服从”和“绝对服从罗马教皇”,做一个维护教会维护教皇的斗士。当时作为修士一般应发“三愿”,也就是上述的前三个“圣愿”,发“四愿”则是耶稣会有别于其他修会的特点之一。

天主教实行以奉罗马教皇为最高统治的中央集权制,具有统一的教义、组织制度和礼仪。教会内部不容许有任何非组织活动,因而罗马天主教内没有公开、明显的宗派。但教会内部存在着教皇控制下的众多的教士团体,这种教士的团体被称为修会。

修会最早出现于中世纪初期。伴随着教会的发展,不同的历史背景为修会的产生和生存规定了特定的任务,如隐身修行流行于中世纪初期,隐身修院就应时而生,最著名的就是本笃会;中世纪中期,为了维护教会铲除“异端”,托钵修会大行其道,其中的多明我会更是掌握了令全欧洲噤若寒蝉的“宗教裁判所”。每个修会有属于自己的组织、会规、方针、任务、活动形式和范围等,但成立须经教皇批准并为教皇控制、培养神职人员,为教区提供神父乃至主教。入会人员须发“神贫、贞洁、服从”三个圣愿,共同生活,放弃私有财产。兼办教育、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等则是各种修会的共同特点。当然,由于整个教会的腐败和羸弱,16世纪时的修会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到末途。

教廷“反宗教改革运动”使修会为之一变,不仅旧有修会纷纷改革,而且教会内部又出现了以耶稣会等为标志的新制修会和传教修会。当时各个修会的共同目标,就是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罗马基督教会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冲击下复兴重振。

蒙马特尔的聚誓实际是耶稣会成立的雏形。罗耀拉等人自行组织的“耶稣会”继承了以往修会的传统,但为了实现重振教皇和教廷权威的目的,注重学习和精神控制是这个新兴修会有别于其他修会的主要特征,而其严格的组织体制、独特的传教策略和不惜一切达到目标的方针更令其在短时间内被教廷视为最生气勃勃、在欧洲被看作是最令人生畏的修会。

罗耀拉为会士确定了完整系统的学习内容以适应未来担负的任务。耶稣会不仅在吸收会员方面有着严格要求,而且规定入会会士必须再经过十二至十九年的学习和训练。这些学习包括初学院两年,文学院两年,哲学院三年,中学执教两年,然后再用至少四年时间学习神学。训练则以罗耀拉的《灵性的操练》为基础,同时还包括忏悔、祈祷、劝告的守则,以及如何提醒自己一直保持虔诚信仰等内容。

《灵性的操练》又称《神操》，即罗耀拉所谓“精神操练”的指南。每个耶稣会士在一生中必须完成两次集中的“神操训练”，第一次是在刚入会时，第二次是在学习结束时，以后则每年安排八天时间进行这方面的训练，目的是灌输和维持狂热的信仰，消除会士独立思考的能力。一次神操训练历时两周，每天五小时。受训者在此期间不得有任何消遣，除忏悔神父外不准和任何人讲话，受训者要自我折磨，带铁箍、手链，用各种方法鞭打自己直至出血为止。这种以西班牙神修传统教育会士的方法，目的就在于保证修会能绝对控制会员，使之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命令。

按照罗耀拉的设计，耶稣会内部体制仿效军队体制。修会总会设在罗马，各地区设修会省。总会长代表修会执行机构负责修会的日常管理工作、任命省会长和重要会院的院长等，修会另设顾问委员会辅佐总会长工作。各会省置于总会长管理之下，处于同一地区或同一语言区的若干会省可会组为一个参赞区，介于修会最高领导层和会省之间，参赞常驻罗马。省会长下设有人文学校、修院、工作站，分别由一位校长或院长领导。每一位耶稣会士，无论是人文中学或大学任职，或在某处作告解神父，甚至在欧洲或海外单行传教，在组织上都属于某一会院团体。

总会长由修会大会选举，终身任职。修会大会由各省会长、发愿修士（每个会省选举两名）组成，有权表决和批准修会的各项法规、制定修会的工作方针、监督总会长。但修会大会不经常举行，大多只在一届总会长去世后才召开，是故它通常选举四位会长助理监督“总会长神父”的工作。

耶稣会士按神品分为四级，即世俗助理、学士、灵性助理和发愿修士。发过“四愿”的发愿修士是修会的核心，只有他们可以担任修会内的各种职务。

耶稣会的活动也不同于以往及同时期的其他修会组织。罗耀拉主张耶稣会士要深入社会各阶层，尤其鼓励会士要深入欧洲各

国宫廷和上流社会,对权贵施加政治影响;要大力兴办教育事业,掌握知识分子,尤其要致力于拉拢社会上层人物的子女以利将来的发展。按照耶稣会的规定,为完成上级交予的任务,会士可以自由行事,不着僧衣,不过严格的修道生活,不受修会规定的义务、誓言和会规的约束。为了达到目的,修会甚至允许会士采取贿赂、诬告、暗杀等各种手段。按罗耀拉的说法,就是“老练谨慎加上一点纯洁”,要比“尽善尽美的圣洁加上不高明的灵活”好得多。

以下的这两段话就是对耶稣会士典型特质的描述:

我不属于我自己,我乃属于那创造我的天主和代表他的教皇。我要像柔软的蜡一样听其搓揉,首先我要像死尸一样没有自己的意志和感觉,其次像一个小十字架可以随人左右旋转,再其次就是像老人的拐杖,可以随人摆布,为他服务。^[1]

如果教皇命令作恶或禁止修德,修会就必须坚信作恶是好事、修德是坏事,否则修会就犯了违背良心的罪行。因为修会必须顺从教皇的判断,照教皇的指示办事,凡教皇指示的便是善,凡教皇禁止的便是恶。^[2]

1536年至1537年间,罗耀拉和他的同道步行穿过法国,翻过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到达威尼斯,于秋天来到罗马。教廷的一些红衣主教认为这个团体是由一群无法驾驭的极端主义者组成的组织,但教皇保罗三世说服了内部的反对意见,于1539年9月3日在蒂伏利(Trivoli)口头批准罗耀拉建会的呈请。1540年9月,罗耀拉带着门徒晋见教皇,立誓绝对服从教皇,并声称“以护教为中心、崇教为信念,苟奉谕旨,地不分遐迩、人不论文蛮,万里长征,片时无缓”。9月27日,保罗三世颁布 *Regimini militantis Ecclesiae*

【1】刘明翰:《罗马教皇列传》,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页。

【2】刘明翰:《罗马教皇列传》,第145页。

敕令,褒扬罗耀拉所拟会典,并准许新修会称为“耶稣会”,正式纳入教廷管理的修会中。次年4月13日,罗耀拉当选耶稣会首任会长。

1544年,保罗三世取消对耶稣会人数的限制,耶稣会得到了迅速发展,势力渗透到西欧各国宫廷和上层社会。“虔诚与外交手段的混合,苦行与世俗交往思想的混合,神秘主义与冷静盘算的混合,这就是罗耀拉的性格,这就是耶稣会的标志。”^[1]“他们(指耶稣会)那充满曲折的历史就是他们致力于向世界张开‘罗马大网’的历史。这张网不断地被撕破,又不断地被修补起来。”^[2]罗耀拉因此也有着“黑教皇”的名称。

耶稣会成立以后,它在教会中的地位和在欧洲的影响迅速上升。1545年举行的塔兰托宗教会议,耶稣会士拉伊内兹和萨尔梅隆即作为教皇的神学顾问陪同保罗三世同与赴会。

就像罗耀拉所希望的,耶稣会士出现在了欧洲社会的各个层面。耶稣会当时兴办的教会学校都是欧洲最好的学校,就连当时著名的学者弗朗西斯·培根也说,“关于教育学方面……要去请教耶稣会的学校,因为已经付诸实践的,没有比它更好了。”^[3]曾经名震世界的莫利哀、笛卡尔、孟德斯鸠、伽利略等人早年都是耶稣会学校的学生。不过,就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这些人在以后并没有如罗耀拉所期望的“为基督征服全世界”,反而成为追求理性、反对教会专制的领军人物。

当教皇保罗三世问及谁可作为前往葡萄牙在东方殖民地的传

【1】(法)埃德蒙·帕里斯:《耶稣会秘史》,张茄萍、勾永东译,罗结珍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2】《耶稣会秘史》,第25页。

【3】转引自[英]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邝平章、李文瑾、陈观胜、李培荣、徐先伟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第815页。

教的人选时，罗耀拉推举了他的同志方济各·沙勿略。

罗耀拉对这位同道的确了解很深。沙勿略年轻时的形象完全是一个纨绔子弟：出身名门，英俊富有且骄矜放荡，据说他几乎知道当时全巴黎所有的酒店和舞女。但有一天在向罗耀拉滔滔不绝地表述其欲显赫于世的野心时，沙勿略失望地发现他的听众并未表现出任何的羡慕或不安，而只是简短地引述《马可福音》中的话反问他：“一个人若赢得了世界而失去了灵魂，那他还有什么收获呢？”

沙勿略不久就发现自己一直都深受这个问题的缠绕，为此深感苦恼。最终，沙勿略抛弃了浮华的贵胄生活，成为发问者的同道并加入了苦修的行列。

1540年3月14日，沙勿略受命担任教廷远东教务钦使。1541年4月7日，沙勿略离开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踏上了前往东方传教的道路。

第二章 东 方

16 世纪，欧亚大陆仍然是世界文明最主要的舞台，但欧洲表现出的激情和张力比亚洲的明代中国、印度莫卧儿帝国、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更充沛。

在葡萄牙人于 15 世纪初开始沿非洲西海岸摸索前进以前，欧洲人仅掌握有关北非和中非的准确知识，他们关于印度的知识是模糊的，关于中亚、东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知识则更朦胧，对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真实存在还未曾料想到，更不用说地球南端还有大陆。

但仅仅过了不到一百年，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海外殖民使欧洲详细地了解了大西洋周边的情况，他们对现今美国以南即所谓拉丁美洲地区的熟悉程度是以殖民扩张的速度来体现的，对亚洲东南部、南部和印度洋的了解则部分地有赖于麦哲伦的环球远航，而对欧亚大陆北部的了解还局限在乌拉尔山以西，因为俄罗斯的伊凡雷帝尚未能将蒙古人，即当时统称的鞑靼人往东驱赶得更远。当时真正控制了亚洲大部分土地和人口的四个帝国，欧洲人最熟悉的应该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当时它正在攻打北起乌克兰南至希腊克里特岛的广大地区。相比之下，印度莫卧儿帝国和波斯帝国恐怕就所知不多。尽管早在公元初中国的丝绸就在罗马引起轰动，但对国家政权更迭均见频繁的欧洲人